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畢業論文研究

研究題目：

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

學生姓名：鄭學賢

指導：洪松勳博士

A Project submitted to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 Liberal Studies  
in May 2018

# 聲明

本人 鄭學賢 謹此聲明，除特別註明之處，此研究報告 {報告名稱：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乃本人在 洪松勳 博士 導師的指導下完成之著述，而其內容亦從未曾以論文或報告形式，呈交香港教育大學或其他任何一所專上學府，以取得學位、文憑或其他學術資格。

(簽名)

姓名：鄭學賢

2018 年 05 月 15 日

## 論文摘要

九龍城寨，一個面積只有不到七英畝的地方，卻埋藏了由南宋至明時期政權、「天地會」、滿清政府、國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英國政府間對此地方主權及管治權的爭奪與角力，以及後來演變成「三不管」時期的黑暗時代，當中為何於處理香港問題上，各個政權爭拗或希望爭奪的不是香港島、新界及九龍半島，而只是佔香港面積不足百分之一的九龍城寨？當中城寨的主權及管治於歷史洪流中發生了什麼變遷？而當中發生變遷的前因後果是如何呢？只有歷史中對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變遷具有一定可予理解的因由，透過歷史中不同時段的歷史改變，歷史比較分析可予所變遷進行合理的理解和分析，從而說明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發生的歷史原因，以及變化是如何的發生。透過覓集照片、當時的文件等可以直接作為歷史根據的史料，或是經史學家研究一手史料而後寫的作品，進行描述、解釋、併排及比較，從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發展探索香港歷史變遷。

# 目錄

聲明	P.2
論文摘要	P.3
目錄	P.4-5
表次	
1. 表 3.4.1 研究日程	P.12
2. 表 4.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回歸前的主權與管治變遷概覽表	P.13-15
3. 表 4.1.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英佔前的主權與管治	P.15-16
4. 表 4.2.1 九龍城寨自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主權與管治	P.19-20
5. 表 4.3.1 九龍城寨於「三不管」時期的主權與管治	P.23-24
6. 表 4.4.1 九龍城寨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的主權與管治	P.26-27
圖次	
1. 圖 2.3.1 九龍城寨高空圖	P.10
2. 圖 2.3.2 九龍城寨公園	P.10
3. 圖 4.1.1 明《粵大記》中的廣東沿海圖及摩崖題記	P.17
4. 圖 4.1.2 位於大鵬城內原為賴恩爵官邸的「將軍府」	P.18
5. 圖 4.1.3 耆英向道光帝倡將官富巡檢司改設為九龍巡檢司事摺	P.18
6. 圖 4.1.4 九龍城寨一帶照片 (1868 年)	P.19
7. 圖 4.1.5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P.19
8. 圖 4.1.6 1891 年英方捕捉海盜後，交由城寨以中方法律處置	P.20
9. 圖 4.2.1 中英兩國官員在九龍租借地擬定邊界及 1899 年大埔升旗禮	P.22
10. 圖 4.2.2 中國設於馬灣的海關及位於新界的稅關與關員	P.22
11. 圖 4.2.3 香港 1908 年的地圖	P.23
12. 圖 4.2.4 日佔時期被拆走的由花崗石建成的九龍城寨城牆	P.23
13. 圖 4.3.1 1950 年的城寨與正準備清拆東頭村的工人	P.26
14. 圖 4.3.2 1972 年的九龍城寨，因其「三不管」對城內房屋建築沒有限制，與周英治地方遭形成強烈對比	P.27
15. 圖 4.3.3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第一屆委員合照及九龍城寨人民代表大會圖	P.27

16. 圖 4.4.1 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P.28
17. 圖 4.4.2 清拆中的九龍城寨，只剩下原本中方設置的衙門	P.29
18. 圖 4.4.3 香港回歸中國時情況	P.29
壹、緒論	
1.1 研究背景	P.6
1.2 研究目的	P.6-7
1.3 研究問題	P.7
貳、文獻回顧	
2.1 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	P.8
2.2 九龍城寨於中、英雙方交涉香港主權條約中的象徵意義	P.9
2.3 九龍城寨的清拆事件反映的意義	P.9-10
參、研究方法	
3.1 歷史比較分析	P.11
3.2 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	P.11-12
3.3 研究限制	P.12
3.4 研究日程	P.12
肆、研究結果及分析	
4.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英國佔領前的主權與管治	P.15-19
4.2 九龍城寨自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主權與管治	P.19-24
4.3 九龍城寨於「三不管」時期的主權與管治	P.24-27
4.4 九龍城寨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的主權與管治	P.27-29
伍、結論	P.30
陸、參考文獻	P.31-32

# 壹、緒論

## 1.1 研究背景

九龍城寨，很多香港人也認識這個地方，然而鮮有人了解一個面積只有不到七英畝的城寨，卻在香港的歷史洪流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成為了滿清政府、國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英國政府中針對主權及管治權的角力之地。後來九龍城寨由南宋時期的官富鹽場、滿清初期的戰略要點，演變至後來集「黃賭毒」一身的「三不管」地帶（蕭國健，1987），城寨的主權與管治在不同時期亦發生了轉變，當中的演變過程中牽涉了多少的政治角力、民眾鬥爭，以及中國與英國政府之間涉及香港的主權及管治權爭議，是值得研究的歷史問題。

再者，九龍城寨於中國與英國政府於 1993 年的妥協下完成清拆，對普通香港市民來說只是一件無關痛癢的事，但當了解到清拆前的數十年間中、英雙方為爭奪此地的主權進行了為數不少的商討及武力交涉，結果至 1987 年竟突然變成雙方同意清拆九龍城寨並將其改建成公園的決定，清拆後對九龍城寨的歷史敘述卻剩餘甚少（關懷遠，2014），雙方政府好像希望把這個敏感之地儘快地清洗掉，到底當中牽涉了什麼的考慮因素及決定，亦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 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是從九龍城寨自南宋時期至回歸後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遷，進行歷史比較分析，在地緣的政治脈絡下，以及利用大量實證及歷史材料，有系統地進行分析及思考分析比較，以理解其轉變情況，說明改變的因

由，利用精煉的文字及豐富的圖片，將九龍城寨主權與管治的發展變遷劃分為南宋至英國佔領前、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三不管」時期及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共四個重要的時間脈絡，逐一剖析不同時期中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如何導致九龍城寨主權與管治權的易權與變遷，從而分析九龍城寨於香港歷史中的重要特殊意義。

### 1.3 研究問題

研究者就以上的研究背景及目的，希望探討以下問題：

1. 九龍城寨自南宋時期至回歸後主權與管治權的發展變遷
2. 對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遷進行歷史比較分析，在地緣的政治脈絡下，分析比較，以理解其轉變情況，說明改變的因由

## 貳、 文獻回顧

### 2.1 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

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於概念意思上雖然有區別，但兩者間又互相依存，不可剝離。主權(Sovereignty)於一般學術意義上可分為本源性主權及衍生性主權（楚樹龍、唐虹，2006），前者是指一些抽象性的主權，例如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倡的「人民主權」或是法國大革命《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提及的「國家主權」；而後者則為實體意義的權力，由本源性主權衍生出來的權力分支，即中央機構享有並行使的最高國家權力，例如外交權及最高立法權等等。簡而明知，當該地方實行中央政權所提出的法律，該提出法律的中央政權便有對實行該法律地方的主權。

至於管治(Governance)，亦分為最高治權及一般治權（Bevir & Mark, 2013）。最高治權，顧名思義是國家或地方中央機構所持有及使用的最高統治權，與主權在意思上相同，只是在不同範疇中會被稱為主權權力或最高治權，當然主權在階層上比治權為高。而一般治權則是中央機構所行使的除最高治權之外的其他治權（中央治權），與地方政府所行使的治權（地方治權）兩部分。

整段九龍城寨發展的歷史洪流中，該地方主權(Sovereignty)的變化並不多，主要分為滿清政權時期、「天地會」起義軍短期佔據、日佔時期及「三不管」時期。相反，城寨的管治卻因自英國佔領香港後不同歷史事件的發生不停轉變，演變成中國與英國間的角力場所，最後竟反而演化成雙方國家維持現狀而由民眾組織管治的「三不管」時期（魯金，1988）。故此，下文將探討有關九龍城寨於中、英雙方交涉香港主權條約中的象徵意義，以及城寨清拆事件反映的意義。

## 2.2 九龍城寨於中、英雙方交涉香港主權條約中的象徵意義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當時中英雙方簽下的《北京條約》新添了割讓九龍半島部分，包括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分及昂船洲，並未包括九龍寨城（劉蜀永，2016）。可是九龍城寨興建的目的是為了防敵，但《北京條約》下令城寨南門地方變成英國人的地方，十分諷刺。後來於 1898 年 4 月大清李鴻章與英國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行談判時，李鴻章力爭保留九龍寨城的主權及管治權，只答允願以九十九年期限租借新界（梁炳華，1995）。當中力爭保留寨城的原因原來有先例可援，可追溯至當年中國租借旅順至俄國時，朝廷也保留了其中一個據點金洲城，希望透過令朝廷軍隊及商人能夠名正言順入城，藉此發揮及維持中國於當地的影響力（魯金，1988），故李鴻章於拒絕租借九龍城上亦持同一理由。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最終於 1898 年 6 月 9 日簽訂，明文規定「所有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英國政府只在專條中加了「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一句保障自己的土地（張中華，2007）。故此，九龍城寨便有類似「飛地」的概念，成為殖民地中的反殖民地，極具象徵意義（關懷遠，2014）。可見，當時中國沒有就妨礙保衛香港武備作出清晰界定，今日後於九龍城寨的管治問題出現多次爭辯。

## 2.3 九龍城寨的清拆事件反映的意義

於中國與英國於 1984 年 9 月簽訂了《聯合聲明》，香港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簽訂聲明的三年後，香港政府宣佈於三年內全面清拆九龍城寨，而同日中國亦罕有同意港府的決定（梁炳華，1995）。城寨最終於 1993 年完成整個拆卸，

並於 1995 年 12 月由港督彭定康主持公園開幕儀式。可是，公園內絕少提及九龍城寨的歷史，於其網頁也只有約 100 字的文字介紹 (關懷遠，2014)，目的似乎政府希望將這些不光采及政治敏感的歷史片段儘快刪除，於拆卸時也沒做任何仔細紀錄，只是快速作出賠償，以及批准日本某團體考察和成龍拍攝電影 (林立偉、朱一心譯，2015)，當中經過數十年不斷受注目及爭奪的地方，於短短 6 年內便灰飛煙滅，只剩下過度省略而又滿足所需的大論述，就如班雅明所說「歷史主義心滿意足地在歷史的不同階級之間確立因果聯繫」(張東旭、王斑譯，2012)。

圖 2.3.1 九龍城寨高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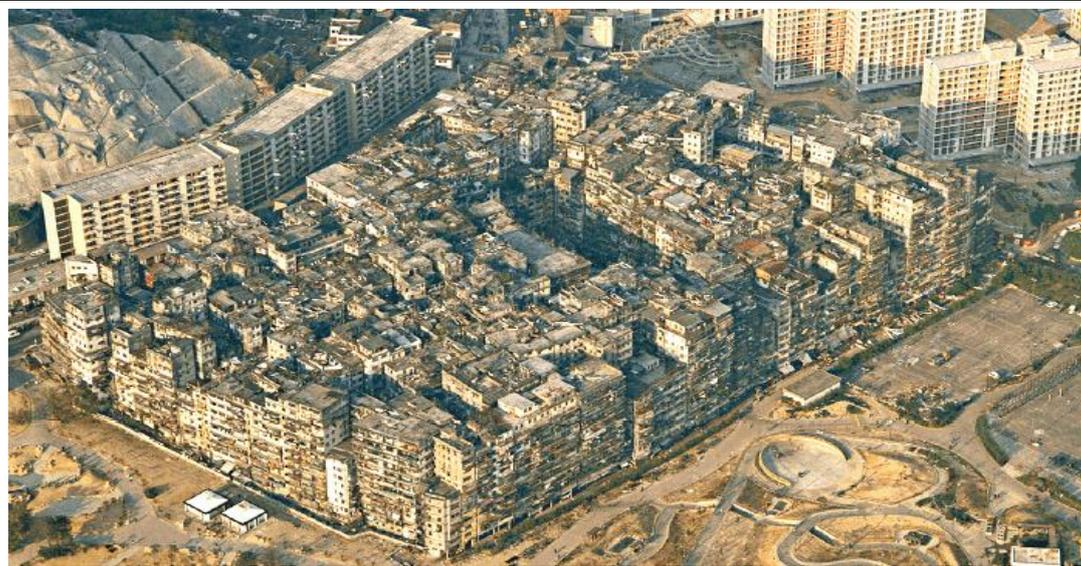


圖 2.3.2 九龍城寨公園



## 參、 研究方法

### 3.1 歷史比較分析

歷史比較分析是一種以利用有系統及嚴謹的程序，針對過去發生的事件或活動，透過搜集不同形式的歷史資料，然後將錯綜複雜且零碎的資料井然有序地重新整理，以科學的方法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批判及解釋，且對事件的前因後果作深入解釋。根據郭生玉 (1981)所指，歷史比較分析主要分為三類，包括「根據史實發生的年代順序」、「根據題目或主題描述史實」或綜合前述兩種方式。最終歷史研究的成果能令後人更清晰了解過往發生事件的來龍去脈，涉取歷史長河中的失敗經驗，避免重蹈覆轍，以達到借古鑑今的效果。杜維運(2003)亦指出進行歷史比較分析能夠有釐清由古代傳承下來，缺乏有系統地梳理且雜亂無章的史料，以有邏輯的向度分析某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對該研究事件有完整的概念。

本次研究將利用歷史比較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對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遷進行歷史比較分析，在地緣的政治脈絡下，分析比較，以理解其轉變情況，並說明改變的因由，希望給予讀者較全面且客觀的一個針對九龍城寨主權與管治歷史研究，以理解九龍城寨於香港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 3.2 進行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

吳明清 (1991)指出進行歷史比較分析，需共經歷五個階段，包括擬定題目、進行資料搜集、整理及撰寫資料撮要、檢討撮要及撰寫論文。本次研究將透過研究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進行搜集大量有關九龍城寨的歷

史材料，再整合各種經搜集後的資料，並檢視當中的撮要，最後有系統地分析整個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自南宋時期至回歸後的發展變遷，詳細解釋當中的轉變及其因由。

### 3.3 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者的能力及時間的限制，研究中只能取一定數量的歷史材料進行整合分析，但亦因礙於部分有關九龍城寨的歷史資料保存不整，以及取得不易，所挑選的歷史資料亦可能欠代表性，因為一般史料的撰寫者多為社會階層較高的分子，未能極全面的角度剖析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遷，可能對研究結果有所影響。

### 3.4 研究日程

表 3.4.1 研究日程

預定日期	預定實施事項
2017 年 1 月至 4 月	發掘有興趣的研究題目及研究問題
2017 年 5 月	草擬研究計劃書，經與導師商討及聽取意見後，其後隨即修改研究的方向及細節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	遞交計劃書的修定版，經導師確認後，研究者便隨即搜集大量有關九龍城寨的歷史文獻及資料，並進行整合分析
2018 年 4 月	在學校發表論文
2018 年 5 月	作出修訂，完成整份研究報告

## 肆、 研究結果及分析

表 4.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回歸前的主權與管治變遷概覽表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南宋	官富場	南宋	鹽官
元朝 (1297 年)	朝廷取消鹽場並將其改為官 富巡檢司	元朝	屯門巡檢司
明朝	廣東參政劉穩向朝廷申請立 縣，於萬曆元年設立新安縣	明朝	新安縣
清初	頒布了共兩次《遷海令》， 九龍城官富巡檢司改為駐守 赤尾村	清朝	九龍城官富巡 檢司
1839 年 9 月	賴恩爵成功擊退義律船隊， 把九龍寨升為大鵬協	清朝	賴恩爵及巡檢 司
1854 年 8 月 19-31 日	「天地會」起義軍羅亞添攻 陷九龍城寨	「天地會」	「天地會」
1854 年 8 月 31 日	清軍借助外國僱傭兵之力， 成功收復九龍城寨	清朝	巡檢司
1898 年 12 月 17 日	「新界六日戰」爆發後，兩 廣總督與港督卜力於維持治 安上的誤會，英方通過《九 龍城樞密院令》，單方面宣 示取得城寨主權。	英國單方面宣 示取得	英國強行將城 內中方的官員 和官兵全部驅 趕，由英方管 治
1933 年	國民政府派出兩廣特派專員 刁作謙進行交涉，刁當時派	/	/

	秘書凌士芬進行實地考察，代表著中國政權對九龍城寨管治權的堅持。		
1941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軍正式佔領香港	日本	日本
1947 年	「九龍城事件」發生，英方宣示仍有九龍城寨的主權及管治權。	英國單方面宣示取得，中方強烈反對	城內沒有中方官員，由英方管治
1948 年	中英雙方經多番交涉，決定將九龍城寨變為公園，由雙方共同管理，但最終因國民政府失利未能成事。	不變	不變
1941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軍正式佔領香港	日本	日本
1962 年	港府欲於 1962 年再試探中國底線，宣佈拆除城寨外圍的數條街道。	早前國民政府與英方商討的「共同管理公園」政策，後來因國民政府敗退而不了了之，主權未明。	未明
1963 年	中國外交部於 1963 年發出聲明，嚴正指出「清拆九龍城寨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	主權未明，中英雙方各執一詞。	未明

	事」，最終港督決定擱置清拆計劃。		
1963 年後	九龍城寨變為了「三不管」地區：英國不想再挑戰中國；港府不敢輕舉妄動；中國政府也沒有時機及不急切處理城寨問題	主權未明，中英雙方各執一詞。	主要由居民組織及黑幫擔任「管治」角色
1984 年 9 月	中英雙方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決定將香港的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還	主權逐漸變得明朗。	主要由居民組織及黑幫擔任「管治」角色
1987 年 1 月 14 日	於 1987 年 1 月 14 日英方開始全面清拆九龍城寨，中國亦罕有不反對及理解其決定。	/	/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城寨也伴隨著合併回到中國的主權，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	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 4.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英佔前的主權與管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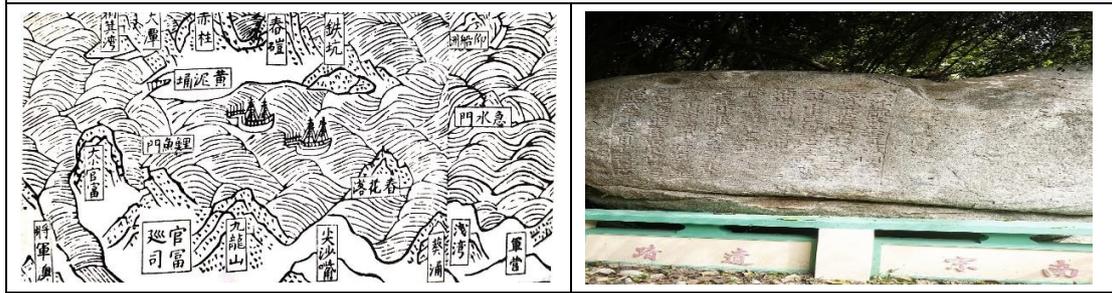
表 4.1.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英佔前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南宋	官富場	南宋	鹽官

元朝 (1297 年)	朝廷取消鹽場並將其改為官富巡檢司	元朝	屯門巡檢司
明朝	廣東參政劉穩向朝廷申請立縣，於萬曆元年設立新安縣	明朝	新安縣
清初	頒布了共兩次《遷海令》，九龍城官富巡檢司改為駐守赤尾村	清朝	九龍城官富巡檢司
1839 年 9 月	賴恩爵成功擊退義律船隊，把九龍寨升為大鵬協	清朝	賴恩爵及九龍巡檢司
1854 年 8 月 19-31 日	「天地會」起義軍羅亞添攻陷九龍城寨	「天地會」	「天地會」
1854 年 8 月 31 日	清軍借助外國僱傭兵之力，成功收復九龍城寨	清朝	巡檢司

南宋以前，香港的歷史幾乎無從稽考，是一個荒蕪之地。直至南宋時期，九龍城曾經名為官富場，於當時是廣東十大鹽場之一，有鹽官及軍隊駐守，而香港佛堂門現存的摩崖題記正是鹽官存在的鐵證（劉潤和等，2005）。及後至南宋末期，陸秀夫與祥興少帝共同跳海一事令九龍城官富場推至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位置。至元代約 1297 年，朝廷取消鹽場並將其改為官富巡檢司，九龍城由屯門巡檢司管（蕭國健，1987）。明朝時發生的「辛酉事件」，廣東參政劉穩於聽取鄉紳訴求後向朝廷申請立縣（張中華，2007），於萬曆元年設立新安縣，九龍城在內香港等地都歸入新安縣的管治範圍。由以上可見，九龍城的主權與管治自南宋至元朝均屬於當時中國的政權。

圖 4.1.1 明《粵大記》中的廣東沿海圖及摩崖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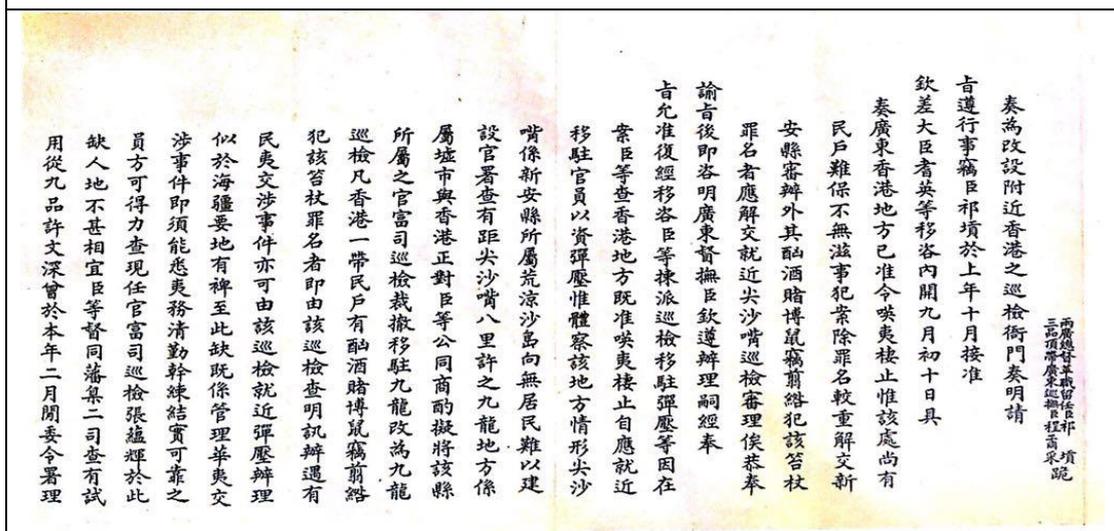
### 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九龍城寨的建成

及後至清初，滿清政府為對抗鄭成功的反清勢力，頒布了共兩次《遷海令》，令整個香港甚至整個新安縣都成為界外之地，九龍城官富巡檢司改為駐守赤尾村，而九龍城則變成烽火台，即九龍台，維持至 1810 年也沒改變（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2008）。直至嘉慶十三年，鎮守虎門的將軍林國良於孖洲敗於張保仔手上，後來水師提督錢夢虎向當時兩廣總督百齡提議以九龍寨炮台取代偏遠的佛堂門炮台，並於 1810 年建成（蕭國健，1987）。至道光十九年(1839 年 9 月)，英國商人義律突攻擊九龍寨炮台，賴恩爵成功擊退義律船隊，論功行賞升官位至副將，但由於官位問題本應將其調配，但因九龍寨地位特殊，為將賴恩爵留下管理，決定把九龍寨升為大鵬協。於 1843 年，由於清廷需處理走私問題，當時兩廣總督耆英將巡檢司調回至九龍寨駐守管治，並由於大敵當前，耆英向道光帝倡議建設九龍城寨，以「不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資牽制」（梁炳華，1995），最終城寨於 1847 年 5 月初建成，並設衙署及龍津義學，開辦義學目的是為了吸引文人而來。由以上可見，九龍城的主權與管治自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均屬於當時中國的政權。

圖 4.1.2 位於大鵬城內原為賴恩爵官邸的「將軍府」



圖 4.1.3 耆英向道光帝倡將官富巡檢司改設為九龍巡檢司事摺



### 「天地會」起義軍羅亞添攻陷九龍城寨

根據《廣州府志》提及，於 1854 年當時香港三合會首領羅亞添因眼看當時在佛山起義的三合會首領李文茂和陳開取得節節勝利，亦因清兵都被調至廣州附近作戰，駐守九龍城寨的清兵為數不多，故在 8 月 19 日天明時發動水陸兩路夾攻，成功攻佔九龍城寨，是由南宋至當時第一位奪得由中國當時政權所持有對九龍城寨的主權與管治（魯金，1988）。雖然如此，但羅亞添的風光日子卻只維持了 12

天，於同年 8 月 31 日，清軍趁城寨內大多起義軍前往攻打新安縣軍事要地大鵬城，借助外國僱傭兵之力，成功收復九龍城寨，奪回對九龍城寨的主權與管治。

圖 4.1.4 九龍城寨一帶照片 (186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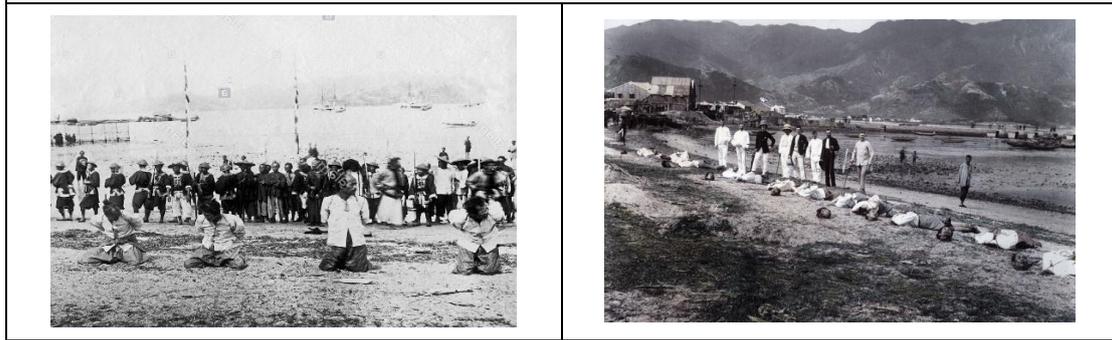
## 第二次鴉片戰爭

正如上文所述，九龍城寨的建設是為了抗衡英國佔領香港作為殖民地，可是由於中國於英法聯軍之役落敗，需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城寨南門地方予英國。李鴻章後來力爭保留九龍寨城的管治權，只答允願以九十九年期限租借新界 (梁炳華，1995)，於當時英國外交官竇納樂報告中亦提及李鴻章堅決拒絕割讓九龍半島北部 (張中華，2007)，除非英方答允讓中國保留九龍城寨及附近碼頭，可見中國對九龍城寨的重視程度，希望藉「飛地」的概念保留中國於香港的些許影響力，最終達成協議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訂明「所有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九龍城寨的主權與治權仍在中國政權手上，但條款中仍有影響後來城寨主權的暗湧。

圖 4.1.5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圖 4.1.6 1891 年英方捕捉海盜後，交由城寨以中方法律處置



## 4.2 九龍城寨自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主權與管治

表 4.2.1 九龍城寨自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1898 年 12 月 17 日	「新界六日戰」爆發後，兩廣總督與港督卜力於維持治安上的誤會，英方通過《九龍城樞密院令》，單方面宣示取得城寨主權。	英國單方面宣示取得	英國強行將城內中方的官員和官兵全部驅趕，由英方管治
1933 年	國民政府派出兩廣特派專員刁作謙進行交涉，刁當時派秘書凌士芬進行實地考察，代表著中國政權對九龍城寨管治權的堅持。	/	/
1941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軍正式佔領香港	日本	日本
1947 年	「九龍城事件」發生，英方宣示仍有九龍城寨的主權及	英國單方面宣示取得，中方	城內沒有中方官員，由英方

	管治權。	強烈反對	管治
1948 年	中英雙方經多番交涉，決定將九龍城寨變為公園，由雙方共同管理，但最終因國民政府失利未能成事。	不變	不變

中英兩國於 1898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政府於 1899 年 1 月開始接管，並計劃於大埔選址興建警署，引起當時以屏山鄧氏為首的各大新界原居民氏族挺身反抗，爆發「新界六日戰」（劉智鵬，2010），製造了後來英國接管九龍城寨的一個理由。

### 兩廣總督與港督卜力於維持治安上的誤會

「新界六日戰」爆發時，時任港督卜力曾向當時兩廣總督譚鍾麟提出抗議，並要求出兵協助維持治安，譚鍾麟亦應邀派出 900 名官兵負責維持治安及保護中國位於香港的稅關，可是於出兵時並沒有通知港督卜力（蕭國健，1987），令英國認為中國違反專條中「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遂於同年 5 月 16 日派兵攻佔寨城，並於 12 月 27 日通過《九龍城樞密院令》，將城內的官員和官兵全部驅趕。此時城寨的管治權被英方單方面宣佈取得，亦由英方進行管治，但實際上當時並未得到中國承認英國擁有城寨的管治權。中國本希望進行交涉，但因爆發義和團之亂及抗日戰爭，交涉不斷被迫中止。

及後至 1933 年，當時港府以改善衛生為由，要求將九龍城寨的居民遷移至狗虱嶺。後來部分居民向國民政府投訴，國民政府派出兩廣特派專員刁作謙進行交涉，刁當時派秘書凌士芬進行實地考察，成為 1899 年後第一位進入城寨的中國官員

(黃鈞堯、吳仁德、陳津華，1992)，加上民國初期國民政府於九龍城寨興建育兒院及老人中心，代表著中國政權對九龍城寨管治權的堅持，令本應答允搬遷的居民因受到中國如此舉動的鼓舞下推翻其決定 (魯金，1988)。

於 1940 年中國在面臨英國單方面奪去九龍城寨管治權的屈辱後，同時面對由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大量平民湧入城寨，爆發霍亂病。香港政府便再以衛生管理為由強行以武力清拆城寨，最終城寨中只剩下龍津義校、由樂善堂建設的安老院及一位曾姓的古老大屋 (梁炳華，1995)。

圖 4.2.1 中英兩國官員在九龍租借地擬定邊界及 1899 年大埔升旗禮



圖 4.2.2 中國設於馬灣的海關及位於新界的稅關與關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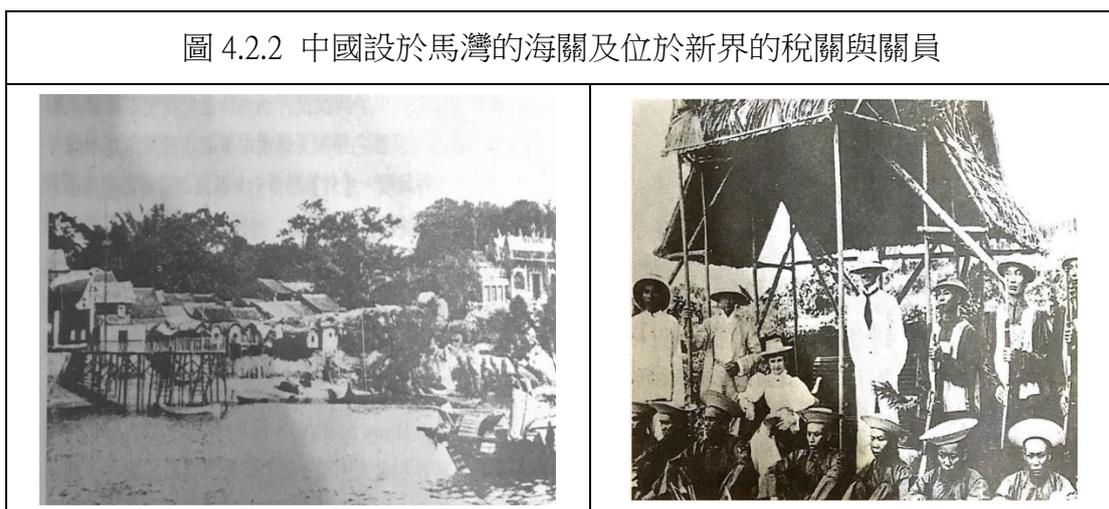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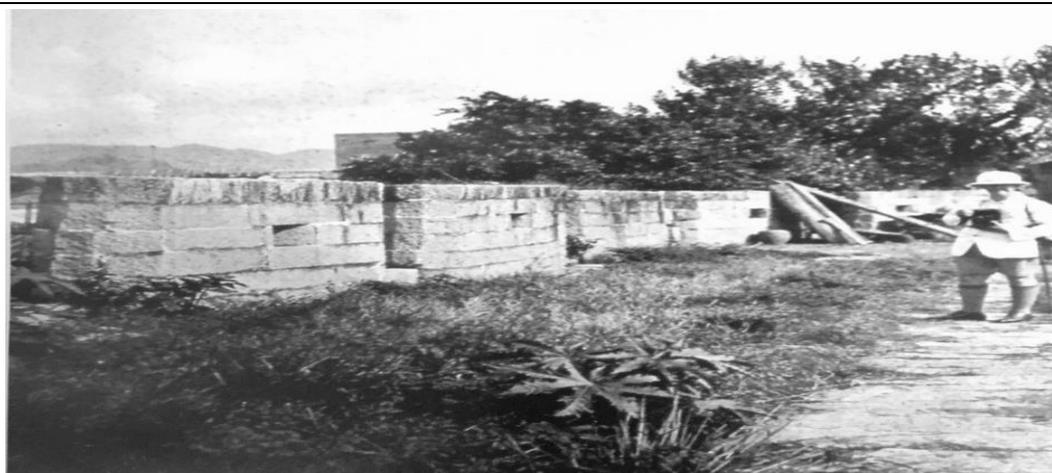
圖 4.2.3 香港 1908 年的地圖



### 日佔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

城寨清拆不久後，日本軍於 1941 年 12 月 25 日正式佔領香港，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並不視香港及九龍為中國地方，固此亦無視九龍城寨的特殊地位，此時代表著城寨的主權與管治由日方所持有（魯金，1988）。日本為了擴建啟德機場，拆除九龍城寨的城牆以取得現成的建築材料，一開始為固守外敵及作為邊界的城牆只剩下頹門敗瓦，亦誘發了後來的「九龍城事件」。

圖 4.2.4 日佔時期被拆走的由花崗石建成的九龍城寨城牆



## 抗日勝利後的九龍城寨

於抗日勝利後，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卻發生了 1947 年的「九龍城事件」。根據邱吉爾的回憶錄所指，香港及九龍仍是由英國所掌控，故此戰後九龍城寨的主權及管治權仍在英國手中 (張中華，2007)。

在日軍佔領香港的時期，港英政府遭撤走，駐港英軍亦被關在集中營，結束了港人一直以來對英帝國主義的屈辱與痛苦，華人民族意識逐漸崛起。當時作為界址的九龍城寨城牆已被日軍清拆，加上當時港府面對一片反英浪潮，決定拆除城寨 (劉蜀永，2016)。「九龍城事件」發生不久後，國民政府外交部明確指出「中國從未放棄對九龍城寨的治權」，城寨居民並在寶安縣政府支持下成立「寶安縣九龍城居民福利會」，對抗港府。至 1948 年，英國政府基於發生「沙面事件」後，中國反英仇緒壯大，放棄擁有城寨主權的堅定立場，中國態度亦軟化，經多番交涉後變為雙方 共同管治興建的紀念公園，雙方均作出很大的讓步 (黃鈞堯、吳仁德、陳津華，1992)。

後來國共內戰中共產黨取得優勢，國民政府無暇管理城寨問題，英國也靜觀其變，將城寨問題維持現狀。

### 4.3 九龍城寨於「三不管」時期的主權與管治

表 4.3.1 九龍城寨於「三不管」時期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1962 年	港府欲於 1962 年再試探中國底線，宣佈拆除城寨外圍	早前國民政府與英方商討的	未明

	的數條街道。	「其同管理公 園」政策，後 來因國民政府 敗退而不了了 之，主權未 明。	
1963 年	中國外交部於 1963 年發出 聲明，嚴正指出「清拆九龍 城寨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 事」，最終港督決定擱置清 拆計劃。	主權未明，中 英雙方各執一 詞。	未明
1963 年後	九龍城寨變為了「三不管」 地區：英國不想再挑戰中 國；港府不敢輕舉妄動；中 國政府也沒有時機及不急切 處理城寨問題	主權未明，中 英雙方各執一 詞。	主要由居民組 織及黑幫擔任 「管治」角色

直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力開始膨脹，港府欲於 1962 年再試探中國底線，宣佈拆除城寨外圍的數條街道，受影響的居民因中國國力提升，更有勇氣反對遷出，組成了「九龍城寨居民反對拆遷委員會」，與港府抗爭到底（劉潤和等，2005）。中國外交部於 1963 年發出聲明，嚴正指出「清拆九龍城寨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事」。根據當時港督柏立基與英國外交部的討論文件中，直言被中國的強硬措辭嚇了一跳，最終港督決定擱置其計劃。從此以後，九龍城寨變為了「三不管」地區：英國不想再挑戰中國；港府不敢輕舉妄動；中國政府也沒有時機及不急切處理城寨問題（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2011），造就了九龍城寨於

香港歷史中一個獨特的位置。

九龍城寨逐變成類似無政府狀態地區，不少當時移民潮中「撈家」與黑社會勾結，加上貪污風氣盛行，令到城寨內的非法活動開始活躍，成為五十至六十年代初的「世界毒品轉運中心」，其中熱門的毒品「海洛英」及「鴉片」便是以九龍城寨作為基地（魯金，1988）。當人們以為「三不管」地區必定非常混亂且罪惡橫生時，其實當時城寨內有不同組織擔任了城寨內「管治」的角色，包括當時控制城寨水源的黑幫、於1963年5月1日成立的「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的九龍城寨街坊會，以及沒有實際權力的「九龍城寨人民代表大會」，大家各司其職維持城寨內的日常運作與秩序（張中華，2007）。雖然城寨普遍帶給人「黑暗負面」的印象，但其實城內居民大多是善良及勤儉克勤的，基於居住環境狹窄，鄰舍之間距離感後而感少，居民互相守望相助，據當地居民說甚至比有政權管治更理想，只是城寨長期處於黑暗時期，光明的一面並沒有人去留意及接觸。

圖 4.3.1 1950 年的城寨與正準備清拆東頭村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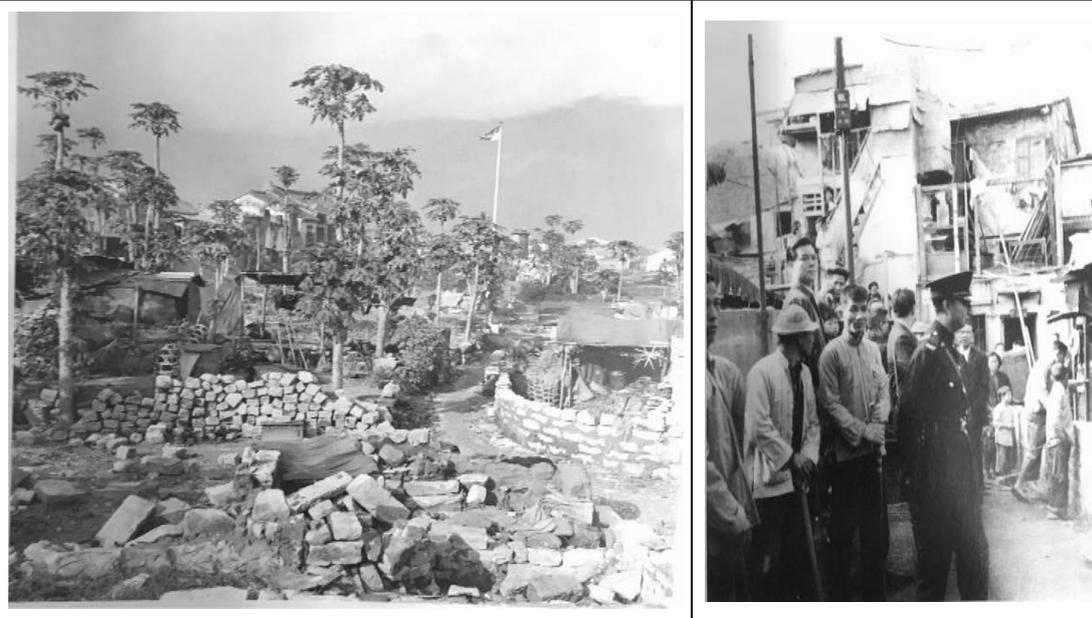


圖 4.3.2 1972 年的九龍城寨，因其「三不管」對城內房屋建築沒有限制，與周遭英治地方形成強烈對比



圖 4.3.3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第一屆委員合照及九龍城寨人民代表大會圖



#### 4.4 九龍城寨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的主權與管治

表 4.4.1 九龍城寨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1984 年 9 月	中英雙方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決定將香港的	主權逐漸變得 明朗。	主要由居民組 織及黑幫擔任

	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還		「管治」角色
1987 年 1 月 14 日	於 1987 年 1 月 14 日英方開始全面清拆九龍城寨，中國亦罕有不反對及理解其決定。	/	/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城寨也伴隨著合併回到中國的主權，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正式完成其歷史任務。	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三不管」時期的衰落始於 1970 年代末期開始進行的「中英談判」，最終於 1984 年九月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決定將香港的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還，並於 1987 年 1 月 14 日英方開始全面清拆九龍城寨，中國亦罕有不反對及理解其決定 (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2011)。城寨由百多年來的中方重要戰略位置、殖民地中的特殊地位和中英雙方不停爭奪主權的地方，轉眼間變成頹垣敗瓦，只剩下原本中方設置的衙門作為城寨公園的歷史標記。最終於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城寨也伴隨著合併回到中國的主權，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正式完成其歷史任務。

圖 4.4.1 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圖 4.4.2 清拆中的九龍城寨，只剩下原本中方設置的衙門



圖 4.4.3 香港回歸中國時情況



## 伍、 結論

九龍城寨，無論於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層面上在香港歷史洪流中均具有獨特的位置。這個面積只有 0.026 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於政治層面上是中國與英國外交角力的重要象徵，雙方多次就九龍城寨的主權進行交涉及武力上爭奪，最後竟變成「三不管」地帶；軍事層面上，現時於九龍寨城公園仍存在的兩尊清嘉慶年間興建的炮台，代表著九龍城寨於當時是個極具戰略價值的位置；經濟上，九龍城寨由宋朝的官富鹽場，轉變成六、七十年代被稱為集黃、賭、毒及無牌牙醫於一身的犯罪之都；社會層面上，九龍城寨由於屬「三不管」的灰色地帶，六、七十年代時充斥著大量社會最底層的人及南移難民於城內居住及工作，確實地容納及養活了那些香港其他地方無法包容的一群人。及後至 1993 年九龍城寨正式完成清拆，雖然埋藏了不少政治爭拗及黑暗的歷史，但總算隨著香港正式回歸中國光榮地完成了當初肩負的歷史任務，於香港歷史發展洪流中極具重要及特殊的意義。

## 陸、 參考文獻

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 (2011)：《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香港，中華書局

Bevir & Mark (2013). *Govern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 (2012)：《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出版社。

張中華 (2007)：《香港九龍城寨檔案史料選編》，廣東，中國檔案出版社。

楚樹龍、唐虹 (2006)：《政治學概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關懷遠 (2014)：《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文化研究@嶺南，4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32&context=mcsln>

郭生玉 (1981)：《心理與教育研究法》，台北，精華出版社。

林立偉、朱一心譯，Greg Girard、Ian Lambot 著 (2015)：《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香港，中華書局、圓桌精英。

劉蜀永 (2016)：《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劉智鵬 (2010)：《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劉潤和等 (2005)：《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

梁炳華 (1995)：《城寨與中英外交》，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魯金 (1988)：《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吳明清 (1991)：《教育研究基本觀念與方法之分析》，台北，五南。

杜維運(2003)：《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

蕭國健 (1987)：《九龍城史論集》，香港，顯朝書室。

黃鈞堯、吳仁德、陳津華 (1992)：《九龍城寨：一個特殊社區的地理透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

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 (2008)：《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